

澳門學者文庫之十三

儒學新論

鄧思平 著



澳門學者同盟出版

澳門學者文庫之十三

儒學新論

鄧思平／著

澳門學者同盟
2012年9月

儒學新論

作 者：鄧思平

(sipengt@macau.ctm.net)

編 輯：梁淑雯、陳慧丹

封面設計：陳慧丹

出 版：澳門學者同盟

出版日期：2012年9月

印 刷：華輝印刷有限公司

規 格：14.8×21 厘米

印 量：1000 本

定 價：澳門幣 60 元

ISBN 978-99965-832-3-0

澳門學者文庫編委會

楊允中（召集人）、吳志良、郝雨凡、劉本立、駱偉建、
楊秀玲、鄧思平、鄭國強、王志石、郝雨凡、鄧安琪

作者簡介

鄧思平，澳門出生，中山大學哲學博士（1999 年），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，中山大學及清華大學客座研究人員，澳門人文科學學會會長，現供職澳門政府文化部門。長期從事中國傳統文化和澳門東西文化的研究、宣傳和推廣工作。著作包括學術專著、論文、散文、詩詞及小說等。

鄒思平儒學新論序

仲夏夜，候接澳門老友鄒思平先生，
囑余為其新著「儒學新論」，寫序。感其盛意，
不忍堅辭，只好勉力一試。

思平先生好輯儒學，有廿矣。十年前，以儒
家倫理之經驗主義研究為題，作文於中山大學哲
學博士學位，隨後在澳門宣揚儒家道德倫理，
畢精竭力，經年不輟，卓然成就。百年中華，能

持守圓脉者鮮矣，貞素如斯，思平之學道深而遠乎！」今讀其著，又見樸園景象，概言之，若辟漢徑，別見洞天。是書以若干款篇彙集而成，有長篇宏論，亦見精微時評乃至嚴評、調研分極種々，琳琅滿目，多彩繪呈。而以愚之見，前直孔子三論當為全書扼要，亦最顯鄒論之妙，文質非凡，氣象博然。鄒兄嘗以經驗主義，重視孔子道德學說，吾寧讀其博士二字，苟丈時還存有些許疑慮。

余讀其新詩，惄然也。鄧先生年耿耿，於懷者實在
於如何使儒家倫理脫墨入凡俗而萬物生根。蓋仔細
檢視今日中國道德文化之困局，莫不以為鄧先生之
見乃真正之灼見矣。更堪鼓呼者還在於，民若不獨
呈現出丰富之澳門經驗，太復抱廣闊之普世情
懷。一言之：鄧君立論草確，論理周遍，鬼辭輝然，
其思想暨文字術價值之不待贅述。且為序。

萬後人急就於京都悠齋

壬辰年立秋日

序

仲夏夜，倏接澳門老友鄧思平先生電，囑我為其新著《儒學新論》唱序。感其盛意，只好勉力一試。

思平先生躬身儒學有年矣。十年前他以儒家倫理之經驗主義探究為題作文，榮獲中山大學哲學博士學位，隨後在澳門宣揚儒家道德倫理，殫精竭慮，經年不輟，成就卓然。百年中華，能持守國脈者鮮矣。貞毅如斯，思平之學道深而遠乎？！今讀其著，又見桃園景象。概言之，另闢蹊徑，別見洞天。是書以若干單篇匯集而成，有長篇宏論，亦見精彩時評乃至影評，調研分析種種，琳瑯滿目，多彩紛呈。而以愚見，前置孔子三論當為全書扼要，亦最顯鄧論之新之高，文質非凡，氣象燁然。鄧兄曾以經驗主義重析孔子道德學說，吾審讀其博士學位論文時，還存有些許疑慮，今讀其新論，幡然也。鄧兄多年耿耿於懷者，實在於如何使儒家倫理脫聖入凡，乃至落地生根。若仔細檢視今日中國道德文化之困

局，莫不以為鄧先生之見乃真正之灼見矣。更堪鼓呼者還在於，氏著不獨呈現出豐富之澳門經驗，亦復抱廣闊之普世情懷。一言之，鄧氏立論肇確，論理周延，見解燁然，其思想暨學術價值且不待贅述。是為序。

萬俊人

於京郊悠齋

壬辰年立秋日

編者註：

1. 本書作者鄧思平連續十年在澳門舉辦《我讀孔子》徵文比賽，經年不輟，成就卓然。
2. 本序作者萬俊人教授，為中國著名哲學大師，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。

目 錄

序	萬俊人 III
孔子的互動道德和先事道德（一論孔子）	1
用文化決定論解放儒家思想（二論孔子）	9
孔子道德觀的前提是人格平等（三論孔子）	21
孔子思想的文化復興	32
“圓而神”還是“方以智”	45
“克己復禮”是為和諧	55
孔子如何教我們做富人	63
孔子經驗主義道德觀及其實施條件	74
從問卷調查看儒家影響在澳門	91

親子關係不可或缺，公德精神有待加強	
——對澳門青少年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調查結果	98
澳門人文科學學會在澳門推廣孔子	106
再談孔儒文化並答龔剛教授	113
我看電影《孔子》	116
一分鐘讀孔子	121
Get to know Confucius in 1 Minute	123
附：人民網 2009 年 9 月 29 日報導 《走向世界的孔子——山東曲阜大成殿祭孔懶英》	125
後記	127

孔子的互動道德和先事道德 (一論孔子)

提要：孔子的最高道德境界不是指“仁”，而是“聖”。“聖”是不計個人利益的無條件奉獻。而“仁”的境界，正如孔子說，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”。“仁”是先己後人和互動雙贏的境界，是有條件完成的道德主張。然而，卻是離百姓大眾最為接近，而又最容易達到的境界。所以孔子說，“為仁由己”，“求仁得仁”。“仁者愛人”的道德主張，從而就變得水到渠成。這正是孔子道德對世人的最終說服，以此為人們提供一條進入崇高境界的切入途徑。

一

當今在中華大地上再次掀起宣傳孔子學說，學習孔子思想的熱潮。但其宣揚的內容太過空泛和陳舊，找不到更適當的切入點，因此，總有隔靴搔癢或逢場作戲的感覺。

只有找到切入點，才能抓住主題，只有抓住主題，才能領悟孔子主張的根本實質。兩千年前的精神遺產才能得到正確的傳承，開出新的，適應時代進步的良丹妙藥。如果找不到切入點，再把討論延續上千年，也無濟於事，只

能逐漸荒廢我們的精神家園。

孔子道德的核心是“仁者愛人”，這幾乎已經成為共識，沒有甚麼疑問。但是否可行？現實生活中能夠做到的人似乎少之又少。問題就在於：我憑甚麼愛他人，愛他人而付出的代價誰來補償？這些問題似乎無人懂得回答。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現代，就一直在這個“仁”的外圍打轉轉，沒有甚麼新的突破和超越，無人可以達到“仁者愛人”的境界。好像看見一個很大的雞蛋卻無法找到破殼取黃兒的辦法一樣。同樣墮入西方道德理論關於“實然”和“應然”這個怪圈而不能自拔。

馮友蘭先生好不容易發明了一個“忠恕之道”，但他只是做了一番自我證明的功夫。新儒家玄之又玄，發明了一個“上契天理”的法則，道德標準愈訂愈高，然而無人響應，儒家學說因此成為困在象牙塔中高不可攀的鑑賞物，完全脫離了現實社會民眾的利益需求。

“忠恕之道”也好，“上契天理”也好，無人響應的原因十分簡單，就在於人們錯誤地認為，孔子“仁者愛人”的主張只是一種單方面的付出，因此而駐足不前。

事實是否如此，我們今天就不妨以此為切入點，深入再深入，希望能夠挖出數千年孔子思想的真諦。

研究孔子思想，以前使用過眾多的理論，甚麼政治的（如統治利益），社會的（如家庭宗族），文化的（如周禮傳統），甚至是哲學的（如唯物唯心），然而，這些傳統的思想工具和方法，均被事實證明是陳舊的、無效的、不合時宜的。今天，在新的世紀，我們必須另辟蹊徑，尋求新的思維，新的方法，新的工具，對“仁者愛人”進行重新

的審視和分析，最終走出歷史的迷途。

二

這種新的思維方法就是心理學。

討論“仁者愛人”之前，我們首先從一段耳熟能詳的孔子與宰我的對話說起。

宰我問：“三年之喪期已久矣，君子三年不為禮，禮必壞。三年不為樂，樂必崩，舊穀既沒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已可矣！”子曰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？”曰：“安。”“女安則為之。夫君子之居喪，食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為也。今女安則為之。”宰我去。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通喪也。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！”

為什麼指斥宰我的行為“不仁”？

首先分析一下孔子的思維路向：第一，幼年時父母的三年之愛，子女必然從身體上，即生理上深深感覺得到；第二，這種生理的感覺，在正常的人身上當會轉化為心理的作用，即是“不安”；第三，在“不安”的促動下，必上升為回報/回饋的行動。這是一個正常的人，在接受他人的道德行為下，從生理、心理到行動的三部曲過程，這是一個完整的回饋效應過程。我們因此可以判定，在此過程中，第一和第二步，是正常人的自然反應（即“人”），第三步則是正常人的社會反應（即“仁”）。

宰我既沒有因父母的恩情而感受到“不安”，即沒有

自然反應；又沒有按照通常的道德標準實行“三年之喪”，因此，也沒有社會的反應，所以孔子說宰我既非“人”，也“不仁”（今天，我們所指斥的“麻木不仁”，正是源自這裏）。

人的自然反應可以歸納為自然性，人的社會反應可以歸納為社會性。由宰我行為推而演之，孔子堅信，任何外在的道德行為，根據人類正常的自然性（如果沒有自然性，即不是人，已被孔子排除在討論的範圍之外）和社會性（社會性是從幼年讀經學禮的結果），應該也必然地會引起道德受益者的回饋效應。

這是其理論的立足點。必須高度重視這個立足點，如果沒有這個立足點，孔子道德體系就不復存在。

請看以下事例。

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鄰。”（《論語·里仁》）

哀公問曰：“何為則民服？”孔子對曰：“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；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”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

孔子對曰：“子為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。”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

子曰：“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”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

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”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

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

如正人何？”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

我們可以由此多次看到，上述這些“德”、“直”、“正”、“善”、“禮”、“義”等道德規範不是單方面的主張，孔子反覆提醒人們，應該十分注意其後的反應和效果。比如：“德有鄰”，“直則服”，“政者正”，“善而善”，“禮則敬；義則服；信則情”，以及“正而行”等。十分明顯，在孔子看來，道德所主張的，絕對不僅是單方面的付出。一方行動後，根據人的自然性和社會性，對方必然有回饋，也就是說，“德”、“直”、“正”、“善”、“禮”、“義”實施後，統統都可以獲得對方的回饋。因此，道德的行為和結果，不是單向的，而是雙向的，成對的，是互動的行為，並達致互利的結果。

在《論語·陽貨》篇中，孔子對上述的觀點做出了更集中的表述。他說：“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為仁矣。”“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眾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”根據邢昺疏解，“恭則不侮”即“己若恭以接人，人亦恭以待己，故不見侮”；“寬則得眾”即“言行能寬簡，則為眾所歸”；“信則人任焉”即“言而有信，則人所委任也”；“敏則有功”，即“敏疾則多成功”；“惠則足以使人”即“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”。

由此可見，“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”並不是甚麼單方面的道德奉獻。如果首先實行這五項規範要求，將其具體內容付之實施，那麼，他人根據自然性和社會性，也必定會做出相應的回饋行為。也就是說，當以“恭、寬、信、惠”的態度待他人，你即可以得到“恭以待己”，“為眾